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

卷二十一



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卒公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

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襄王于郊王城之地也

禮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

王弗許曰

李孫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音正宗卷第二十一

敘事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
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
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
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
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
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
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

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榭之
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
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
亭陜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爲病噫
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
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據
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
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
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丕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
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

後君子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邇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
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
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
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
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
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
者爲崖峭巖瀉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
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

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
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南

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頰頰

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

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奇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

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

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若與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

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迺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

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

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祠在山陰溪水上元

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

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

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臥意有所極憂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

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

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

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
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
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
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遜隱縈清繚
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
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
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

鈞鋤潭記

鈞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
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
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
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
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
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
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
之潭有聲潑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

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鈇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鈇鉏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

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石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意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賤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

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在之遺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俟吾與徐鉉出遂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鉗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土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乎

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
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
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榎楮樟抽草
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
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翕勃
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黹與時推移其
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
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以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

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
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
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
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
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
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
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
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
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
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

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專旣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米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

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
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
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
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
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
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
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歲

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地得以爲藪人莫能
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
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
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濶潏灣當邑居之劇而忘
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
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
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
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
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
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

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
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
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
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
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
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杼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
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多筴管之竹多
橐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

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稜巖西有穴類仙奕入其
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
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
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
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
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稌酒陰處則應在立魚南其
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
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

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方翰以文章自名

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

不載雷萬春事自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

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

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

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

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

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

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

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

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卽是誤字
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
之字卽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
上無此四種字而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 遠見

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
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
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

爲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
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方無之字

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人之將死其臟腑

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

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

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

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

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

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

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

功也之或不無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

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攻或作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或

州作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

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賀蘭嫉巡遠

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

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

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獨

欲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陳上或無霽因拔所

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

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

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斷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箭歸愈真

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

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無或

霽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

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欲將

衍一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

在圍中及巡或作及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

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

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

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

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

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

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

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

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

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者或無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

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

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

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

十九呼巡或嵩真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

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

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

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
 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
 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
 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
 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千
 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
 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
 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之老二字或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

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

事繇是拜位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

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

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

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

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

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於禮

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

省墳墓見祭十二郎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

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
 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
 為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
 人也

夏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四

夏

饋賂或作謂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或作文

當謂雍陝號蒲洛羣吏方以閣苑本定蜀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於禮成人之禮非

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

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

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

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

當有出字也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

春公猶在江陵安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累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帔或作帕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

作左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

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為衍

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

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

詩云言

其子又曰交

則

可通

虛字用矣此弓義服謂納弓於服耳况矢挿房云
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道從闕杭本某禮辭曰

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

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
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

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
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

是為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復出即客二字
古本誠然也。今按復出一一字古本愈曰國家失
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

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乎。今

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乎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

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
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

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
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
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方無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
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

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三
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
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
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
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
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
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
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
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
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

又峻急多坻石六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

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
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
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
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
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
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
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

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
詩紀于溪石上

送鄭尚書序鄭權字復常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
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太
府始至方從閣杭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
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
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
矢帕首袴鞞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
館或無先字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

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

拜不許乃止一下更至字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

謔而後行謔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

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

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

瀾不見蹤迹颿或作颿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

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

爬梳好則人怒則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將字爬梳或作把疏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

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

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

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

數州或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或胡

夷作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

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

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

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

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

可稱道嘗或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

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云此左

豪侈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鑑權家多細妾祿

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

蓋識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

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

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會

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

和羅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

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黃甘
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
書王尊傳有治所
字此所治字當也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
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方無吾
轉字
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
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
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
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
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
方法為下方
無之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其

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方。今按此皆
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有其字上君曰此未足

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

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
險六百餘里

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入得肆耕其中少可以

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

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
朱金

方云銀緋
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

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

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固可以補庸

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

一務兩得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

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

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

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

虛方從閣抗本定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

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

今天子方舉君子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

用之歎懷奇且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事

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去

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

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

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方云此序正元七年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蒙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

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又李愿居

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抗本同或作相

方從樊氏石本爾爾苑刪去今廣兩石本不

同說見下條友入論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

樊氏石本作有今據按此書者以理本之不同

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無理故本特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

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

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

此六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

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又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

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從苑粹樊氏石本作之。今

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繼刀

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

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之

勢之途是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方從諸本作汙穢今屬
石本改不羞樊本作弗羞
樊石本作法 微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諸本作惟于之
稼方從石

此盤之泉可濯可浴石閣杭本沿作湘方從石閣
二語或以閣本意之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上皆
減或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上皆

月易恒卦上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
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於正與此沿同
我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據舍所信
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

為說文似大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真本
也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
可濯可知何故姑記之以矣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
湘子耳正使實然亦不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
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

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

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殃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
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

○今云此文如叢作葉俊作峻時作皆皆石本字也
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
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

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為佳玩其小失不足
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
校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

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
之類亦然其謬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
可考而知也

兮呵禁不祥禁或作樂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徇
待則或作此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
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
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總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
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人且將用之以其人之
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安於公也上之三
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

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搏心一力以供國家之

職搏心一力或作竭心力搏或作竭一或作戮方云搏旨亮切專也國語搏本擊末于時

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王遂也其後幽鎮魏不悅

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於政或作干政方云謂張弘靖彼因田弘正史

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置或作署或置

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

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

剛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

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耶大凡

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

又以為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
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語往往
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脫句誤奪

甚可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

笑也方云曹濮於鄆自為一軍所根濮於鄆州大而近

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

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

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或持

特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

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

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一

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

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

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

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無

公及封字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止之賜

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

夫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魯謂其衆言公

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

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

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

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不或及

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

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蠱節根之螟

蠱或作蟪音義同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

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作針凡公四封既富以彊

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師方從石本作

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公作谿堂播播

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蕪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方

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彊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

平聲一讀云獨孤部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

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

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

二書其說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官如牛鳴益中

微如負豕覺而駭亦一韻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

雖多其例不四聲互兩切響通用一條而已此

說得之如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

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

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誨律施用不差人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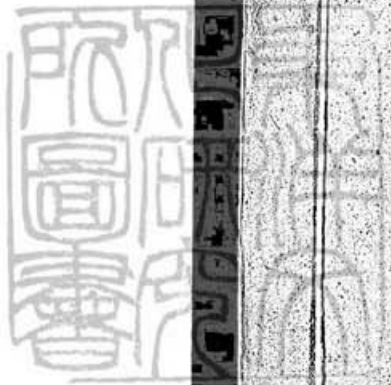
屈谿有蕢茂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

斲遺此邦是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下



所
國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